

懷念王太佑教官

· 王立楨 ·

七月八日當我接到洛杉磯彭朋友的電話，告訴我王太佑教官仙逝的消息後，我就決定南下去送他就後一程。其實，我與王教官並不是很熟，一共只見面不到五次；但是在我鑽研空軍歷史的過程中，我卻與他神交超過四十年。所以，我是以一個王太佑教官的崇拜者身份，前去追悼這位空軍英雄。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王教官離開桃園眷村的家，搭美軍軍機前往韓國，他是要由那裡駕C-130前往大陸執行一個艱鉅的偵照任務，臨行前他只對王伯母說要駐隊幾天，完全沒有提去韓國及執行任務的事。

那時距陳懷生被擊落剛滿半年，面對中共地對空飛彈的威脅，使他感覺到也許此去就再也見不到深愛的家人，因此出門之後，就沒有再回頭去看站在門口的太太及孩子。

在這裡我看到了一位中華民國空軍英雄在出任任務時「我們必須去」的大無畏精神。

三月二十八日，王教官由南韓起飛前往甘肅、寧夏一帶偵照。那裡是

中共的核子重鎮，四周佈有多個地對空飛彈陣地，每個陣地的雷達開啓後，都會在C-130飛機的儀錶板上亮起警告燈。面對著這麼多飛彈的威脅，王教官很冷靜的由那些飛彈陣地中穿梭而過，這般英勇行為，讓我想到了三國名將趙子龍在百萬敵軍中，七進七出救出阿斗的英勇，不同的是在C-130的照相機是比阿斗更有價值的共軍資料。

因為在敵陣上空多次大動作的閃躲，使他失去了自己準確的座標，只能按照印象中臺灣的位置，對準東南方飛去。而那天大陸上空又湊巧是被雲層整個覆蓋著，這使他無法觀看地面的山川、河流與城鎮來校正航向，只有繼續往東南方飛去。這樣在雲上飛了三個多小時後，機下的雲層才逐漸散去。這時他低頭下望，只見汪洋一片，原來他已飛離大陸，他將飛機上的定向臺定向桃園，但因為距離太遠，導航儀上的指針只是在打圈，無法定向。

這時，他不知道繼續向前飛的話，會碰到臺灣？菲律賓？或是琉球？

還是就這樣由幾個島嶼中間穿過，飛往太平洋的深處……；可是他知道，他是不會調轉機頭，返回大陸上空去跳傘。

這樣又飛了一陣，他在飛機右前方看到一個小島，由七萬呎的高空下望，他立刻知道那是東沙島，因為以前在訓練飛行時，他對機翼下方每一個地標都非常注意。那天看到東沙之後，他將機頭向左轉去，一個多小時後安全地在桃園著陸。

這次任務中，他在出發前所顯示的是大仁，在敵陣上空表現的是大勇，回航期間則是大智。這種大仁、大勇及大智的表現，正是他那輩空軍飛行軍官的本色。

我在十多年前第一次見到王教官時，就曾提起他那次任務中的表現。他當時很謙虛的說，這是一個軍人的本分；但是我知道他盡了比一般軍人更多的義務。因為在黑貓中隊飛滿十次大陸偵照任務之後，他原可以馬上進中華航空公司，做一份薪水又高，又沒有危險的工作；但是他卻繼續留在空軍，在十二中隊擔任副隊長飛RE-104，又到四中隊當中隊長，飛RE-101，民國五十八年他又回到三十五中隊擔任中隊長。這正是他對國家忠誠的終極表現。



王太佑教官（右）為國家出生入死，累積飛行時數將近三萬小時，晚年旅居美國時，作者（左）曾專程拜訪，親聆當年事蹟。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雖然已經行動不便，但是在聊天中他仍舊是那股飛官的精神，與我談當年捍衛臺灣的艱辛及當前國家的狀況。

他說：「我們已經盡力，再來就是看現在的年輕人了！」

如今，我們在這裡追念王教官的時候，我想起一位生在上海的美國飛行員，John Gillespie Magee, Jr.，在他陣亡之前所寫的一首歌頌飛行的詩歌《High Flight》（高空飛行），美國總統雷根曾以這首詩來追悼挑戰者號太空梭的七位太空人，詩歌的最後一句是：「Put out my hand, and touched the face of God（我伸出手，觸碰上帝的臉龐）。」

王教官已經安息主懷！

我要當水林王 讀《水林思齊》後

· 林寒 ·

我要當水林王，湛藍的聲響
以怒海雄心無滅的血液

飄揚啟航的旗幟
終究不會被世界給遺忘

隨著開臺庄璀璨傲立的篇頁
慢慢向這座十寨之名銘刻的土地

水林鄉的孩子啊！

重新勾勒出響徹雲霄的言語

我們是否還記得

朗讀澎湃洶湧裡無窮希望的字裡行間

以澄碧翠綠的米稻作潮浪

彼時性命拚搏所鐫刻的約定

以斑駁的扁擔鋤頭盪起雙槳

笨港溪或已不再復見浩壯的戰帆

以無謂的青春年少想像乘風破浪

荏苒的水林鄉或許適合夕陽的語彙

水林鄉的孩子啊！

依憑晚霞契闊錨錠的指引

我們是否還聽得見

慢慢聆聽彼時航道抑揚頓挫的呼喊

對著水燦林十寨之地赤膽地呼喊

呼喊水林王心中藏拙的祕寶

我要當水林王

或許這座十寨土地才是夢想的祕寶

水林王是不怕被嘲笑的

此刻我鑿敲著回家漫漫的聲響

水林王的名性是這座島嶼的命定

歸途是靜謐岸塹駐留的迴音

回到家鄉，回來吧！

恍如嘯傲山林的虎獸

什麼都甬想了

終究要回返母土孕育的山林

波光粼粼是潮汐歸返海洋的約定

那站在茫茫闕夜的缺月啊

點盞茫茫滄桑所婆婆的明火

依舊是微笑著，深淺地微笑著

水林王，水林鄉的孩子

彷彿說著賭上性命的夢土是不會消失

或許歷經萬重山後的久別重逢

與夥伴踏著冒險的步伐不會退卻

簡簡單單的幸福

才能淺嚐夢想真誠的尾韻

才能淺嚐夢想真誠的尾韻